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新 2 號

行政院新聞局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廿五日

祇供參考
請勿發表

解放後一年的朝鮮

原文載一九四七年三月號太平洋時事季刊
(Pacific Affairs) 作者麥克札 (George M. McCarrae) 為前任美國務院朝鮮問題專員現在
美加利福尼亞大學主講遠東歷史

JUL 12 1947

因為朝鮮在地圖上占據亞洲東北部的戰略地位，所以它的問題，主要是一個強權政治問題。遠在五十年前，它因國際間衝突，喪失獨立。目前雖得解放，它又成為外力角逐的犧牲品。但是今日問題之複雜，遠過於地位上的戰略形勢，因為即使它不是一個受制於強權政治壓力下的戰略地區，它在戰後的各種問題，仍是非常重大的。

日人治下的三十五年，經濟與政治的壓抑，成為時尚。日本政府有系統的剝削朝鮮人民，它剝奪了他們的政治經驗，並改變了朝鮮的經濟制度，使適合於日本帝國較大的經濟系統。因此在戰後他們不得不在任何情形之下，重頭開始負起自治的責任，而朝鮮的經濟系統，也必須全盤檢討，以適應一個自由國家的需要。同時，切實的朝鮮領導人才，無法從早羅致，這一種趨勢，顯示着朝鮮行將遭遇一個困難時期，因此多方面應加緊努力，以造成一良好環境，使它順利地漸次獲得獨立。但所發生的事實，幾通與所想像的相反。

恰好在日本投降以前有若干同盟國家的官吏注意朝鮮問題。這個問題雖甚明顯，但從來沒有加以正視。而有關的決定都是根據一時的權宜，其決定因素，為與朝鮮無直接關係的軍事與其他問題。對於地處遠東交通路口與擁有二千六百萬以上人民的朝鮮，我們幾乎完全沒有

認定是一個國家。從一九四五年作者在國務院時所經閱的公文及日本投降後朝鮮最後事態的演變看來，彼認為上述情形，同樣適用於重慶莫斯科倫敦共華威頓朝鮮並非是惟一的小國家，受到不智的軍事決策之害（此地所謂不智，係出發於政治觀點）但是缺乏先見，使一個獲得解放的朝鮮，劃分為二個佔領區，這一事實，很難恕置。二個外國，未得被治者的同意，竟以武力將被分割的朝鮮延長佔領，實在造成了一種難忍受的局勢。自佔領開始後一年餘時間中，軍事統治，繼續實行，而這個國家的武斷劃分，然毫無有任何事實，足資證明其為合理。即以權宜措施而論，外國軍事管轄，兼以地區劃分，已是對朝鮮人民的一種嚴重打擊。若以無限期的設施論，那更是一個難以辯解的背理舉動。

因為有關蘇聯對日參戰事項，極度秘密，故以第三十八緯線作為分界線來源的詳細情形，不甚明晰。初步決定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雅爾達完成，那時蘇聯表示願意參加遠東戰爭，並預定於歐洲勝利後三個月為參加日期。雅爾達參謀會議，決定以朝鮮北部為蘇聯軍事行動區，而南部為美國區。五個月後，在波茨坦會議中，是種默契，由二國參謀長正式予以認可。幾道處於北部的鴨綠江與南部的朝鮮海峽中間的第三十八緯線，遂被採為分界線。在數星期後，日本簽訂降約時，曾參照此線，決定線北日軍由俄國受降，線南由美國受降。因此沒有注意政治的與其他因素的考慮，僅為軍事目的，而被參謀們所採用的劃分，顯然是一種權宜的措施，是一條武斷的界線。國務院以及蘇維埃人民外交委員會（無疑的）被參謀部造成了一種既成事實。

關於託管制與朝鮮獨立，美蘇間有事先的默契。這一種事實，多少沖淡了一九四五年八月間一個被劃分朝鮮的點談前途。但是這種默契的完成與公告，一直拖延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交會議的時候。對於這問題的初期討論，開始於雅爾達，在那裏曾經間接提到朝鮮這個地區，可以恰當地託管制的一種，是項託管制，在擬議中的聯合國的憲章裡面，曾經論考（我們須記住，在雅爾達會議時期，尚無聯合國，而託管制的概念，也顯得模糊）美國之意，以為假使是項計劃得以實現，朝鮮應為一個受數國託管的國家。蘇聯亦表同意，但彼特並未訂有約束。

在聯合國舊金山會議及羅斯福總統去世之後，雅爾達所商定的關於朝鮮的不確定諒解，由磋商澄清。蘇聯與美國經交換意見後獲得同意，以為一個短期的四強（美、蘇、英、中）託管制，對於朝鮮的創建獨立國家最能給予一個良好的開始，同時也足以擔保它的未來。

這是當美蘇軍隊佔領朝鮮時，在國際上的局勢一般期望朝鮮將有一約六月的短期軍事佔領，在這個時期中，日軍將被遣回國，日人在朝鮮的統治權澈底肅清。一般人相信，軍事時期之後，將有一為期約五年的非軍人的四強託管制，它採取一種治理委員會的形式，處於一個朝鮮的行政機構之上。在此時期，該委員會將採取前進的步驟，把整個政府的責任交還於朝鮮人民。

這個計劃在外表看來，似甚妥善，但是它成功的因素，繫於二個未定的前題：(1)在朝鮮的美蘇佔領軍總部（最後是四強）須戮力同心為朝鮮的最後的獨立而努力，(2)朝鮮人民願意接受這種計劃，同時他們的領袖須自身融洽而與佔領國共同合作。但是美蘇軍事當局並不合作，而朝鮮人民（至少朝鮮南部的）幾一致反對這公布的託管計劃，至於他們的領袖，則致力於激烈的軍事政爭。再者，局勢非特不見改善，而日形險惡。佔領一年以後，美蘇軍事當局仍互相對峙，而朝鮮人民，益趨頑梗。

x x x x x x x x

將佔領的時期（一年的情形）作一個概括的檢討，可以使面對着朝鮮人民共佔領國的問題，臻於明朗。因為俄人的新聞檢查，所以這部研究工作中有關於北韓的很多詳細材料，就不免闕如，但大畧情況，是明晰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朝鮮南北二區，舉行選舉，這是一年餘佔領政治的高峯。蘇區內管理嚴密的各地選舉，以法蘇蘇聯國內的選舉，它的結果，一如預料，是由一黨選出的候選人包辦。俄國的報告宣稱，民眾踴躍參與投票，結果非常圓滿。這次選舉，使一班共產黨認可的鮮人，在各級行政部門中，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約在同時，南韓也舉行選舉，以間接選舉的方式，遴選一個過渡立法議會的半數會員。選舉日前，共產黨與其他左翼分子，攻擊選舉方式，

並喚起朝鮮人民參加反對選舉前的罷工暴動與公開反抗波及南韓各地。僅在 Taegu 城一地就有五十多個警察死於激怒的暴衆之手。左翼分子責難軍政府用恐怖手段鎮壓保守黨以外的所有活動。同時，美軍總部宣布，這是共黨有計劃的騷動。在這個混亂局面中，保守黨得到了全面的選舉勝利，但甚至中立的朝鮮領袖們都說，各地選舉均為欺騙。於是美軍當局把議會的開幕日期，延至十二月中，以待進行調查。

初期佔領時，二區之政治組織，出於於同一起點，但旋即背道而馳。二區之基本問題相同——日本統治權的肅清與代以朝鮮的行政機構。但在北部的俄人採取革命方式，將日本行政人員與親日分子迅速驅除，而代以由朝鮮工人、農人及政工人員所組成的各級人民委員會的新體系，由蘇軍總部控制於上。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北韓臨時人民委員會成立為一中央治理機構，而各黨派（共產黨民主黨與獨立黨）也融合而成一個新黨，一個清一色的朝鮮，內閣於也完成，由著名的朝鮮革命家與共產黨金日成（譯音 Kim Il-sung）領導。蘇軍總部及其政治指導員對於他們朝鮮的被保護者雖然保持嚴密的監視，但俄人並沒有成立軍政府的行政機構。

另一方面，在南部美人的設施，就遲緩得多。日本政體，直到為美國軍政府和朝鮮人代替時止，還是維持原狀。改組加速進行，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底，五個月前在佔領開始時原在政府任職的七萬日人，僅餘六千人了。於此過程中，美人借重於較富之朝鮮人及能講英語者。現在美國軍政府，雖已擴大基礎不少，但仍被加上了「譯員政府的污名」。朝鮮人在政府各部門，已獲得更多的責任。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司令官霍奇中將並請軍事總督雷區少將 (Orskov L. J. Lord) 把上述各部門的實際行政工作交給韓人，而美國軍事人員，僅保留顧問的地位。早些時，曾提議成立一純由韓人所組成的中央機構，以行使顧問職權。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民主代表議會 (Representative Democratic Council) 成立，但因該會不幸受右翼保守分子支配，主要的自由分子拒絕參加。因此，這個會未能符合一般的期望。原來決定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召開的過渡立法議會，去代替這民

王代表議會。

五

在朝鮮北區與南區所奉行的政策之間，尚有其其他的對照。實際上相似之處極少。這些對照與佔領軍所代表的不同的觀念，迥相懸合。同時，也是二強間權力競爭的實際結果。指制與論與壓抑出版自由的一黨制，支配着北區，主張出版與言論自由的多黨制，支配着南區。在任何一種情形之下，朝鮮人民，既沒有自由，也不感滿意。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朝鮮境內，對立觀念的養成，將留下深刻的瘡痕，而一個獨立與統一之國家之最後建立，亦將遭遇到非常的困難。

x
x
x
x
x
x
x

因國家的劃分而產生的經濟僵局，它為害的程度與政治分裂無異。因為每區的經濟生活，無法脫離另一區而獨立。這種人為而突然的劃分，特別嚴重。二區內最後的成就，值得注意。北韓的土地權與租佃辦法，在佔領初期經過了一次劇烈的改革。把日本人所有的土地，分配給朝鮮人民，而由新朝鮮有限公司暫時管理，將這些土地租與佃戶。以待未來的朝鮮政府的最後解決。租佃法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劇烈地修正。

這個國家的工業復興較農業改良為困難。朝鮮南部，面臨二重主要的障礙：一、日人經營與管理的戰時經濟，恢復常態的艱巨問題（這種戰時經濟，早與日本本土工業併為一體）；二、南北劃分，使朝鮮經濟不能獲得一個合理的發展。工廠中所有日本的管理與技術人員，早已離去，因此摧毀了朝鮮南部製造業的生產能力。甚至消費品那一部份的生產也同受其厄。但是朝鮮的補充人員，已開始訓練，而工業生產的動力，漸在增強。在俄區內，重工業製造廠很多（鋼鐵、鋁、鎂、化學用品及各種人造肥料）但實際上，並無消費品工業。適其某些部份的指請相反，俄人也許並沒有如他們在東北所為，將大批機器折運回蘇。反之，他們似乎竭盡心力，扶助朝鮮人復興工業。以此，他們徵用日本的熟練員工，僱用日本戰俘，同時，招聘蘇聯的技術人員。

在朝鮮南部，美人發覺在留存的工廠中，缺少應用的重要原料。機

械工具的缺乏使戰時工業轉變為民用工業亦無法進行這些工具以前都是自日本來的。但是最感困難的是熟練工人與管理問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五十萬以上的日人已被遣歸。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總數達於七八五六八人。這些人都是朝鮮工業的主幹。

更糟的是運輸機構戰時的濫用已呈破損殘缺的局面而零件補充本地又無法承造。雖困難多端終得到了一點進步。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那一天有一千零八十三家工廠已在開工。共有員工五七〇〇〇人。棉布生產量可被引為迅速恢復的明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為止的最後一週中^{棉布}產量為 $300,000$ 碼。至同年八月為止的最後一週中產量為 $800,000$ 碼。

關於財政問題美共蘇採取背道而馳的方针。俄人發行估領貨幣以代通行的朝鮮銀行(Bank of Chosen)紙幣。美人則保留舊通貨而設法加以管制。二區內的通貨都膨脹得很快。但南部更甚。據美軍政府估計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個人所需的基本食物每月平均價格為七九一日圓。較戰前增加百倍以上。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區的生活指數以一九三七年為標準漲達四倍。通貨膨脹的上升曲線一部分由於紙幣流通額的巨大增加。大部份由於日人在被逐出前的濫發通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通貨發行額僅約 $300,000,000$ 日圓。一九四一年六月此數即增至 $1,800,000,000$ 日圓。在佔領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已達 $8,000,000,000$ 日圓。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一日總發行數達九四二,二九九〇〇〇日圓較一九三九年之數字增三十倍以上。

這種財政情形使整個的經濟系統失調。特別影響到物價與工資。在南韓先因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自由經濟是最好的辦法以致造成一個不良的開始。以後才採用無效的措置來控制物價。到春季時食物情形顯得嚴重。一個細心的觀察者說「由於糧食問題的處理普遍地被朝鮮人民認為無效與拙劣。軍政府遭遇到最嚴峻的批評。在一九四六年夏季一個範圍更大的定量分配與物價管制計劃確立之後。同年秋季似乎已見到改進的跡象。但十月中社會與政治的騷動更加重了不安的局勢。當年終時經濟問題顯然未解決。」

離開了混亂的政治與經濟的局勢，轉向着教育與其他文化領域內的各項實質的發展，是一種安慰。教本經改編而印行，學校也已開學，並且因為朝鮮人民能重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與研讀他們自己的歷史，在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自尊心。雖教師紙張校舍與燃料均感缺乏，然新開的學校，遍於朝鮮，入學的人數遠多於日人統治下任何時期。

雖則在二區中，均有成就，但關係朝鮮未來的基本問題，仍待解決。佔領國宣稱援助朝鮮與他們聲言中誠意的語調，是對於強權政治運用的一種譏評。但是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所稱「一個新國家的建立，已由中英美蘇之協助而開始」具有一種空洞的意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外長於莫斯科起草美蘇對於朝鮮政策具體化的計劃，第一步是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多集，它是代表為朝鮮未來設計的。美蘇軍總部預備會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與二月舉行，繼之三月二十日委員會會議於漢城正式開始。經過多次會議後，於五月八日發生僵局，因此無期延會。美軍總部指摘蘇聯代表團自整個會議失敗的責任，美人以為蘇聯代表堅持，曾經過批評過託管制的朝鮮黨派代表沒有資格參與組織那提議的朝鮮臨時政府的商討。美人的立場認為這一種解釋，就等於否認言論自由。俄人確乎堅持他那種可疑的態度，以為同那些反對託管制的朝鮮人商討，與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不能符合。磋商失敗的癥結，是強權對立的衝突。美國決心造成一個與彼有利的朝鮮政府，蘇聯同樣具有此意。在這種情形之下，美蘇雙方對於反蘇的保守黨鮮人（主要如自美返國的李承晚與自中國回來的金九都是過去重慶臨時政府的領袖）是否有參與美蘇商討以備諮詢的資格，在意見上就難一致。美軍總部始終支持他們，而俄人則拒絕在任何條件下與他們商討。

不久朝鮮的僵局，很明顯的，只有仰求華盛頓與莫斯科，方得解決。華盛頓朝鮮事務協會（Korean Affairs Institute）的理事長金榮仁先生（Mr. Yongjung Kim）企圖促成國務院及蘇維埃人民外交委員會在夏季內有所行動，但是沒有結果。最後南韓首任軍事總督兼美蘇聯合委員會

美方首席代表安諾德少將 (Major General Aultbild V. Arnold) 於十月十日在華盛頓宣稱，由朝鮮的佔領當局未完成和議已無希望……假使要有一點成就的話，必須由最高的當局來處理。

委員會會議休會八個月後，僵局仍未打開，反之，新問題又發生。李承晚在十二月初到美國，他建議朝鮮南部賦予獨立的地位，並准予加入聯合國，他的任務被朝鮮溫和分子所反對，同時，被左翼黨派猛烈指摘。……朝鮮的，美國軍政府與華盛頓的國務院，早鄭重宣稱：統一的朝鮮，在美國政策中，是一個首要的原則，因此李博士的任務，與美國明確的目的相反，所以他得到旅行的航空優先權，被允與麥克阿瑟將軍作一次長時間的會談，以及在其他方面優遇有加。這類事情是很可驚異的，但是李博士的請求聞達，可能更耽誤了各項有關基本問題的解決，而使非常痛苦的民族，遭遇到更大的不幸。

其時，朝鮮人民無法歡欣，幾乎在佔領開始一年後（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保守的朝鮮日報 (Chosun Ilbo) 朝鮮最大的報紙，在社評中撮要的述及他們的態度，假使朝鮮北部不禁止這樣的言論，那裏可能有類似的社評。

霍奇將軍

敬謝閣下與麾下諸君，貴國於此次戰爭中，作重大犧牲，將日人驅逐出我國疆域之外。……吾人並謝閣下與吾公之僚屬者，於一切困難中，治理朝鮮，已竭盡心力。

霍奇將軍請共視此當前朝鮮之情狀

朝鮮人民當前所受之痛苦，甚於在日本統治之下，若謂痛苦之源，僅由於政治混亂及朝鮮人民無愛國之忱，實難置信。

當前經濟之混亂，由於戰後通貨膨脹，言之至易，但如何解除人民痛苦，實為難題……一國之繁榮，繫於政府之決策。

吾等相信，朝鮮軍政府之努力，未見成功，此一失敗，實由於貴國未能瞭解朝鮮，詳員政治未經準備而實施，自由經濟，及閣下道移不定之政策。

此種對於朝鮮軍政府之指摘，並非排韓，而為事實。吾等盼望貴國對於我國之民間輿論，今後更加注意，而是種結果，行將於實施朝鮮政

策之中，有迅速與明確之反映也。

在目前情形之下，朝鮮問題最後的解決，在韓的美蘇當局或朝鮮本國人民均力有不及。即華或頻與莫斯科亦無法解決。朝鮮未來的關鍵，基於各方面的若干較大問題，以朝鮮領袖間爭勝為始，以美蘇強權政治衝突為終。

朝鮮人民必須養成有能力與可信託的領袖人才，但美蘇政府處於統治地位，所以必須靠他們來領導。他們有一種義務去商訂一個雙方同意的辦法，由此朝鮮人民可以獲得一個自己的臨時政府。為達到此目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的宣言，明顯地需要補充與修正。（一個確定的軍隊撤退的期限，聯合行政機構的設立，共以民政代替軍治，這種種都可以促使一個可靠的朝鮮政府早日完成。）

無論如何，美蘇國內的最高當局，必須檢閱朝鮮局勢，並從事矯正過去政策上的錯誤。除非及時採取這樣一種行動，否則遲早間美蘇將發現朝鮮問題已達於無法獲致公平解決的境地。目前政策，無可避免地趨向於朝鮮二殖民地的成立退一步言，至少為二個傀儡政府的完成，此一趨勢對於朝鮮人民的不公或美蘇間關係的危險，是沒有更甚的了。

——完——